

曲终集

孙犁

耕堂劫后十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



耕堂劫后十种

曲终集

孙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耕堂劫后十种. 10, 曲终集/孙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010-5

I. ①耕…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0594 号

目 录

芸斋小说	1
心脏病	1
忆梅读《易》	5
无题	10
记陈肇	13
悼康濯	17
故园的消失	20
寄光耀	23
残瓷人	27
新春怀旧	30
东宁姨母	30
同乡鲁君	32
我的绿色书	36
秋凉偶记	38
扁豆	38
再观藤萝	40
后富的人	41
文集续编序	43

记秀容	45
暑期杂记	48
思念文会	48
胡家后代	49
捐献棉袄	51
分发书籍	52
庸庐闲话	54
文过	
——文事琐谈之一	62
文虑	
——文事琐谈之二	66
老年文字	
——文事琐谈之三	69
文宗	
——文事琐谈之四	72
我的读书生活	75
野味读书	79
买《朱子语类》记	82
我的“珍贵二等”	85
“病句”的纠缠	87
当代文事小记	91
文场亲历记摘抄	94
我和青年作家	
——文场亲历记摘抄	98
我与文艺团体	

——文场亲历记摘抄	102
我观文学奖	106
反嘲笑	110
作家的文化	113
读画论记	116
耕堂读书随笔	131
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	131
读《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133
读《义门读书记》	135
读《胡适的日记》	137
读《高长虹传略》	138
读《文人笔下的文人》	141
读《船山全书》	143
读《刘半农研究》	145
读《东坡先生年谱》	148
读《后汉书》小引	152
读《后汉书卷五十八·桓谭传》	155
读《后汉书卷五十八·冯衍传》	158
读《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	161
读《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	164
读《后汉书卷六十六·贾逵传》	167
读《后汉书卷七十三·朱穆传》	171
甲戌理书记	174
理书续记	190

理书三记	201	
理书四记	213	
读《清代文字狱档》记	226	
耕堂题跋	231	
题《俞平伯序跋集》	231	
题《岳少保书武侯出师二表》	231	231
题《莲池书院法帖》	232	
题《知堂谈吃》	233	
题《纪晓岚文集》	234	
题《袁世凯奏议》	235	
题《唐才子传校注》	236	
题《汉娄寿碑》	237	
题模印砖画	238	
题《专门名家》	239	
题《南阳汉画像汇存》	240	
题《蒿里遗珍拾补》	243	
题《何典》	244	
题《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246	
题《秦淮广记》	249	
题俞樾书《枫桥夜泊》诗(石刻)	250	250
题《簠斋藏镜》	251	
题《簠斋古印集》	253	
题《古泉丛话》	254	
题《梅村家藏稿》	255	
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256	256

题《鲁迅书简》	257
题《明史纪事本末》	257
题文集珍藏本	258
芸斋短简	260
致卫建民	260
致徐光耀	268
致韩映山	286
致邢海潮	298
致阿凤	329
致王兆新	331
致赵日升	331
致潘之汀	332
致高云华	333
致康濯	333
致魏巍	334
致邓基平	334
致曾镇南	335
致陈晓峰	337
致刘宗武	338
致郭保林	339
致侯军	340
致铁凝	342
致贾平凹	343
致刘绍棠	345
致肖复兴	346

曲终集

致郭志刚 347

致段华 348

致葛文 349

后记 350

芸斋小说

心脏病

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有脑病，没有心脏病。其实，进城初期，报社杨经理，叫我到市里一家医院，检查一下身体，说是有病的人可以吃保健饭。检查以后，卡片上明明写的是心脏病三个大字。但是我却毫不在意，以为不过是为了照顾我吃上保健饭，大夫胡乱给填写了一个病名。

又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概是1974年冬季，上级忽然叫这些斗了多少个死去活来的老干部，去总医院检查身体。带有政治性质，不去还不行。检查结果，也写着冠状动脉硬化等字样，我也没有拿它当作一回事。因为我想，既然死里逃生，还管它这里硬化，那里软化干什么。

不巧的是，我那时刚刚和一位张女士结了婚。我们这般年纪，当然都是再婚。她看到检查结果，心情很沉重，以为好不容易结合了，却是一个病人，大为担心失望，一定要带我去做一次心电图。那时，心电

图这玩意儿，刚刚传到中国，大家对它很信任。

总医院分门诊部和住院部，我检查身体是在门诊大楼，这回张女士带我做心电图，是在马路对过的住院部大楼。先在楼下交了费，取了单据，然后上楼去做心电图。管做心电图的女护士，有二十来岁，穿着那时还很时髦的绿色军装。

女护士一看单据，就生了气，大声说：“你应该到门诊部去做！”

张女士低声陪笑说：“我们在楼下交的费用，他叫我们到楼上来！”

我躺在病床上，女护士一边拉扯电线，一边摔打着往我四肢上套，像杀宰一样。她一直怒气不息，胡乱潦草地完事，把心电图摔给了张女士，撵我们出屋，就碰上门走了。

我和张女士都一直蒙在鼓里，不明白这位女护士，为什么对我们发这样大的火，我们究竟走错了哪一步？

“去交给大夫看看吗？”张女士拿着那张心电图问我。

“不用了，”我说，“我的心脏很好。”

“你怎么知道？”张女士问。

“你还没有看清楚，即使我的心脏一点毛病也没有，也被这位女护士气死在床上，起不来了。既然我完好如初，这就证明：我的心脏非常健全，不同一般。”

张女士几乎是破涕为笑了。我接着说：“她可能

看出我的身份。她是小巫，不足挂怀。这些年，我见过的大小流氓、大小无赖、势利小人、卑劣小人，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不计其数，阵势比她摆弄的这一套大得多。我看她顶多是个新贵子弟，也不是护士科班，很可能是依仗权势，进来充数的。”

从这以后，我对我的心脏更有信心了。同时自信，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能够长寿，并不像人们常常说的，是因为喝粥、旷达、乐观、好纵情大笑等等，而是因为这场“大革命”，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对一切丑恶，采取了鲁迅式的、极其蔑视的态度的结果。

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再到过医院。视为畏途。

但是，无论怎样大圣大哲，他的主观愿望和臆测，终究代替不了科学和现实。况无知如我，怎能不受到惩罚呢？

1991年1月28日记：今日下午3时，午睡后，脉有间歇，起床颇觉心慌不适，走动时亦感心律甚乱。后吃饼干十片，芝麻糖两片，觉稍好。盖腹泻已两月，吃饭又少，营养不良所致。过去缺糖症状，不是这样，甚可虑也。晚记。

以上这段话，写在北京季同志寄赠的《日本古代随笔选》的包书纸上。报社大夫闻讯来诊，仍说心电图显示心脏很好，根据我的口述，只劝我继续吃治腹泻的药，并多吃一些补品。

我也就忘记了心脏的事。有一天，同一位同志谈

话，有两句不入耳的话，我听了以后，忽然觉得心肌狠狠扯动了两下。这种现象过去没有，随即停止了谈话。

2月4日下午记：心脏发病，坐卧不安，浑身无力，不能持重，不能扫地、搬书，甚至不能看书阅报，这才真正成了一个心脏病人。从前天起，贴条子谢来访者。

以上这段话，写在山东邓同志寄赠的一本《谈龙录》的包书纸上。

报社医生又赶来，给了一些治心脏病的药，并特别照顾，给买了西洋参、蜂王精等补品。因为外边传说，我自己舍不得花钱买这些东西。

从此，就每天按时服药，太阳升上来，就坐在窗下，嘴里含几片花旗参，慢慢咀嚼着，缅怀往事。朋友们婉言劝告，应该住院，千万不要把病耽误了。我则想，病没得正，会自痊，如果得正，则无所谓耽误。

有一位姓李的老同事、老邻居，进城初期当记者，专跑医院，认识很多专家，1956年我得脑病，常带我去看病。这次，他很关心，又知道我这些年不愿到医院，甚至也不愿找医生，近似讳病忌医，就拿了我近日做的心电图，去拜访专家，问问要紧不要紧。不久，就又热心地来和我详细谈了专家的看法和意见。我说：“代我谢谢专家。看起来，你的面子还真大，不带病人去，人家还会和你谈得这么详细。真不简单。这就像看稿子一样，如果有人不带作品叫我

看，只来和我谈情节，我是不会和他谈的。”

老李说：“我劝你去做一次心流图，不是心电图。我最近做过一回，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心脏和血液循环，清清楚楚。好极了。”

我说：“你知道，我神经衰弱，在电视节目上，我看见给别人做那个，心里还不舒服，何况自己去看自己？我受不了。专家讲的，我都明白，这就够了。写文章，可以写得明快一些，对于生活，对于自己的病，我是个朦胧派。”

老李苦笑着走了。

芸斋曰：心脑相连，古人以心为人体之主，非无因也。余所用商务民国四年出版之《学生字典》，心部共收字一百六十九。可略见人生情感之事，均与心脏有关。有人以钟摆喻心脏，亦有道理。然自念一生，颠沛流离，忧患相仍，心为百感交集之地，经七十余年之冲撞磨损，即钢铁所铸，亦当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况乃血肉之躯乎！也真难为它了，它也的确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了。

病莫大于心疾，哀莫大于心死。这是无可奈何的。

1991年3月25日记

忆梅读《易》

经验证明：人在极度绝望和无聊的时候，会异想

天开，做出出其不意的事情来。

当我住“牛棚”的晚期，旧同事老李接任棚长，对我比较宽厚。过去，我在棚里，是最受虐待的。因此，我的心里，松快一些。每天晚上开完会，老李把热在炉上的半饭盒棒子粥喝进肚里，我也把烤好的半个棒子面饼子嚼完，有时就围在他的铺盖前，说几句闲话。有一次，我说我要写一篇小说，第一句是：梅，对我是无缘的。

我看周围的人，对我的话，没有什么兴趣，就转身睡觉去了。第二天晚上开会，竟有一个人，批判我的这个想法，并说：

“这样开头的小说太多了，有什么新鲜！”

这个人，是我们进城时唯一留用的人员。他虽然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我还是支部书记（一生中只有这一次，也不明白那时人们为什么选我）。对他为了什么能被留用，以及他的来历和底细，并没有任何了解。

“文革”开始，他是最早站出来“革命”的三个干部中的一个，每次开批斗会，他总是坐在“革命群众”的前排，并随时发言插话。当时“革命”，既以进城老干部为对象，留用人员当然就被看做响当当，很出了一阵风头。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也进了“牛棚”，但仍以特殊身份，备受优待，因此气焰不减。

平心而论，他的发言，还是和我讨论创作上的问题，并没有给我加什么罪名。因为，他一向自称是搞

艺术的。但据我所知，说他理论家吧，并没有写出过像样的文章；说他是画家吧，又没有见他发表过什么作品。我到他的宿舍去过，倒是有一些美术方面的书，墙上还挂着一张裱好的，他画的国画，是一只鸭子和两根芦苇。据我看，还只能说是作业，谈不上创作。当然，如果他以后成为名人，也可以拿出去展览。

其实，并非这位人士的批评，把我的文思打断。那时，我怎么能够写小说？脑子里想的是生死大关、家破人亡的问题，这些带有浪漫意思的往事，哪里容我多想，很快就忘记了。那天晚上的几句闲话，只能说是我的一闪之念，那时不正在狠斗一闪念吗？它不斗自消了。

直到1982年，我写《病期琐事——太湖》一文时，我才又写到，1958年，在大箕山养病期间，我曾三次，一个人雇一只小船，去无锡那有名的梅园访梅。有一次，遇到下雨，我一个人在园中，留连了整整一个上午，并在梅园后院一大间放农具的房子里，惆怅地望着满园落泪一样的梅花，追索往事。

我生在北方，只见过杏花，没见过梅花。我以为杏花开放，是北方田野最美丽的点缀。一片火红，灿烂夺目。梅花名声更大，但我三次去梅园，不是早了，就是迟了，不然就是遇到下雨。

所以，我那小说的开头就说：梅，对我是无缘的。

事实是，梅对我是有缘的，是我负了心。我给她

写了一封信，她很快就回信，一口答应了。我很快又反悔，这对她的伤害太大了。我一生也不能原谅自己。

关于这段经过，我曾写进《善闾室纪年——在延安》一节中，发表在《江城月刊》上。后来编入集子时，责任编辑是一位女同志，她认为，既然没成为事实，现在还提它作甚？为了照顾我的名声，好心地给删了去。其实是不必要的。

我一生中，做过很多错事、鲁莽事、荒唐事，特别是轻举妄动的事，删不胜删。中国有一部经书——《易》。我晚年想读一下，但终于不能读懂。我只能如此解释它：易，就是变易之易，就是轻易之易。再说得浅近一些：易，既然是卦，就是世事和人事，都容易变卦之意。

变卦，对英雄豪杰来说，有时还有利有弊，有幸有不幸，有祸有福。对于弱者，就只能有伤痛，有灾难，有死亡。以上这些言词，当然都是在我将死之年，对我的不稳定性格的一种诠释。

梅，是我的学生。就在她答应和我缔结同心之时，也只是在延河边上，共同散步十分钟。临别时，我还保持老师的严肃习惯，连她的手也没有握一下。

所以她以后，也能原谅我。当我的老伴去世以后，她曾托人把她的已经失去丈夫的妹妹介绍给我，我没有应允。后来，她又告诉她在天津的弟弟，有合适的，给我找个做伴的人。她还不大了解，我不只是一个凡夫俗子，而且智能低下，像我这样的人，也只